皇明輔世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一目錄

中書省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一

中書省

中書省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公善長傳

王世貞

李善長衎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頗讀書竊持文墨而以策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剌盜起汝潁間淮南北供大震善長欲從難未果而會高帝為濠帥子與大校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羣

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犢者為鬬通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犢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　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　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齮齕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

興亦不復强也尋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與和陽而
元衆猶盛王子充堅柵密絆住等分營相倚軼上屢
破之時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
保而已　上悉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
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
歷歷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
衆而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竢之而
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艘數萬石請
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
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

轉調
兵餉

上之發釆石也與善長謀置　於論士卒有虜略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下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奏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　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之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

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
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
更誘之　上曰友諒驟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
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
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
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
長以參政寔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
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
堵尋奉　上爲吳王進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
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

立鹽茶法復錢法

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東民不以為困而國用益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 上不聽善長乃力請

勸即帝位

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侯我安能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

改制尚左

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台兄載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羣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堅貴令青顯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狗東南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　上御新宮

定律令

勸進即位

議置東宮官

議郊社

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旣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太廟尊立妃馬氏爲　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晉克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

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
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
功臣爵賞賜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
楊憲而行之命監察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
方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
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
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
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
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

辭謂東征西討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剿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讟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厚有器略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勑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

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牛醴老黎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略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千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

不朝宜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
長先予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善
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
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
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暨南郊圜丘工洪
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
子佑相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
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使出

將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第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當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帘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艤貢船於京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沐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　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資計畫

乃功臣再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腹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仔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
□俊命善長理壹事其咸 大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數封及敘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

入徵和探得　上古揆𥮅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宜以
聞而後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
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
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
俾置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也爲太常
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
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
域古劒白玉帶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卒臣太請
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焉　奉天門與論朋
刹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謝卒比太師老矣吾欲曲

有佑伸死以强太師心尋臣圖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皆斬棄市仍於端午節誅以禮葬善長邱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一子以公主推恩芳爲西守中衛指揮大茂旗手衛指揮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

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有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

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聰而善長奉行之即善長功胡能比蕭鄧侯哉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賜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者　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試抑何暖昧少

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
加詳者寧能使善長職也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

巳

戊申正月四日乙亥　上祭告　帝祇於南郊即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觀爲告文
有帝賚英賢李善長等爲臣之輔遂戡定羣雄等語
八月善長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官制部設尚書
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有定品以分理庶務十二
月定官民喪服之制

二年正月承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太歲

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二月奉詔
立　皇陵碑四月奉詔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
及官屬之制
三年三月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所授散官四月定官
民書札儀式禁革民間名字有犯先聖先賢大國君
臣并漢晉唐宋國號等字者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
興以來田多荒蕪命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請
長議置司農司於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
員主簿錄事各二員從之　六月奏禁淫祀庶左道
不與民無惑志　詔從之議定文武官朝服之制

十六年三月奉詔定嫡妾封贈例復議定文官封贈廕叙之例十有六皆從之以上並黄金開國功臣録

善長子祺尚臨安公主卒於永樂元年祺子二芳爵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芳子五長恒停襲恒生城城生宣宣生鸑鸑以廕任寧山縣知縣鸑子應時以廕任寧海州判官應時生君錫京兆諸生廕未授官卒

中書省右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傳

國史實錄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提控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諸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丑遷山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命遂守之尋升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

明持重者往奕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西參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右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為左丞廣洋幸憲惡其位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晨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 上初未知之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海南上覺憲奸不白廣洋還憲坐罪是歲冬十一月進

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拜廣洋爲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爲左丞廣洋位居惟庸上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參政逾年召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然頗湛酒色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任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内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旣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勑書切責執政者有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

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曰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勑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臺省又未嘗獻謀畫以匡國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問命爾出使有所偵視還而禁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

前與傅𤫊同在中書怠謀不執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湎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大書尤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無所可否由是人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陽曲楊憲傳

國史實錄

楊憲字希武賜名畢太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丙申歲　上克金陵憲進謁　上與語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容通經史有才辯嘗使蘇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博士諮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征調日發文書填委憲裁決明敏人服其能然爲人深刻意忌有不足於心者恢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爲浙東行省郎中復往諭方國珍於四明還升按察使遷中書省參議又出爲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爲司農卿未

義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名爲中書省右丞至是遷左丞憲在 上左右旣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抗 上未即位時嘗頌 上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即位以來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憲與張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己右欲搆害之時東南尚未定元都號令猶行於西方昶嘗陳猷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昶手書證之昶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

以爲莫已及又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憲爲司農卿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斂以資國因增其賦畝加爲二畝倍徵其貲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初不知也其自山西入欲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附已者即不次遷擢否者去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桱入謁見押字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桱翰林待制其專恣不法多類此既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

劉炳鄧其等劾奏之汪廣洋因免官還鄉里憲猶不慊使炳奏徙之海南　上不從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禮八人罪　上覺其誣下炳獄不能隱盡吐其實太史令劉基併發其奸狀及諸陰事　上大怒令羣臣按問憲辭伏遂與炳等皆伏誅

胡惟庸

惟庸直隷定遠人惟庸爲人雄爽有大略而陰刻險鷙衆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爲太常少卿累遷中書參政　上既誅楊憲悔之羣臣亡當意者惟庸晨朝舉止便辟即　上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上遂大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小人驟得志尤內貨賂酬報賍賕諸徼倖失職亡命多依惟庸左右而誠意伯劉基以師臣時接　上議天下事盡畫言惟庸劣犢必破轅僨犁宜早斥罷　上猶豫未果

惟庸微何從上左右得之心害基而會基引疾還

上別物鄉國事許不時聞青田民私卽海煑鹽因取

復切掠基條請立巡檢控制嚴其禁令子璉上之不

關白中書惟庸亦大恚譖於　上言基覦民家山有

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爲此欲以聳動　上而陰中其

禍　上不懌基皇恐馳謝自明留闕下久之屬疾

上遣丞相挾醫視遂進毒餌歲基不起右丞相汪廣

洋懦從旁得其狀不復能發而惟庸益橫甚無復知

所忌會其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

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

數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曰　主上魚肉勳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死寂寂　上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爲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　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有成約惟庸因僞爲弟中甘露降請　上幸臨　上許之會中貴人雲奇走告變　上乃登城樓望其第藏兵甚衆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夷三族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蔓引株蔓甚衆令罔惟庸死時狀戒天下因罷丞相官矣

中書省叅政張昶

昶事元爲戶部尚書使吳王士誠爲徼卒執見 高
帝解縛與語大悅因引贊軍府昶爲人敏決而故熟
元朝典時掌省起草創亡所裁定 上所以倚昶甚
厚日三接雖濠泗從義故勳賢亡敢望之而昶亦盡
爲 上模畫多當進中書叅政賞罰殿最獨取 上
旨行之相國善長取充位而已然昶北來悒悒思故
主又詗知母妻尚亡恙愧之欲爲元故弱明詐使人
稱 上功德宜及時宴會多殺戮臣下明天子尊
上斥不視曰是趙高耶欲二世我失人心耳昶技窮

乃又以元書奏元帝請反擴廓兵襲金陵其僚屬發之　上下昶獄按驗猶憐之欲生昶而昶書手牘語其伏亡異且詆　上上乃大恚曰奴眞反矣磔於市

昶死後上過解輒稱念昶也

中書平章事李思齊傳

黃金

李思齊羅山人至正壬辰汝潁兵亂江淮諸郡皆殘破元兵致討卒無成功思齊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多從之破賊事聞遂以思齊知汝寧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數萬人丁酉二月破宋將崔德李武於同華等州陞四川左丞壬寅正月攻張良弼於武功不利明年夏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木兒合兵攻貞降之乙巳六月加平章致事邠國公丙午齊與擴廓帖木兒有隙擴廓遣兵西擊張良弼思齊與良弼連兵拒之時元遣禮部侍

郎滿尚賓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洪武元年聞王師取河南郎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旣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等守關都督馮宗異進兵攻之思齊棄關走鳳翔方其在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

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淳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顧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彼或向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貧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儻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

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夫夷就華當以漢待賓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誘之與西人吐蕃思齊信之及二年三月馮宗異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十餘萬與琦等俱奔臨洮四月大將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蕃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鬭其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

諸將然之達遂遣馮宗與將天策羽林驍騎雄武金吾豹韜等衛將士征臨洮思齊狼狽遂棄臨洮降至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寵之良視元將倔強北奔者爲俊深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於京師時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等尚爲邊患三年正月命思齊率兵同大將取道潼關出西安以擣之四月大破擴廓軍於定西俘獲不可勝計保保等絕漠遁去又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琛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還軍西安是年征哨極於西北

至冬始還論功賜文綺及用二十四疋尋命爲中書平章子孫世襲指揮僉事　上欲優待思齊命食其祿不視事九年卒　上親爲文祭之曰卿昔爲民中原時逢世亂獨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關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節斬我行人忠臣之義可謂盡矣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未幾胡君遁去中原之地復我漢人朕遂爲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丘壟從胡爲我中國仇讐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思父母之邦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矣夫何久疾不

瘁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歿不勝痛悼今遣某官以牲醴致祭卿其享之復命其子世昌爲指揮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閣一

四明趙昌期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　刋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二

內閣一

東閣大學士吳公沉傳　黄佐

吳沉字濬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洽群書其爲文多尊信朱呂何王金許之學沉嘗學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旂曰名既誤矣官秩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　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　高

皇帝嘉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

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巳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巳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曰　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爲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復以爲待制甲申復降編修沉薦教授董翼儒士吳

俱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
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
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
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事　東宮如舊制　上從
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渭源縣學教諭未
行留爲翰林典籍十一月戊午以爲東閣大學士十
六年二月己丑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　太廟致
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昔聖賢書其垂
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
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

采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譔序六月　上御謹身殿沉進講
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
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
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
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
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
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
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
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

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爲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省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

六經兵律

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尤爲確言初沈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老疾乞致仕許之遂卒沈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慍人以此多之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傳　　黃佐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伯宗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劒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廷對　高皇帝親製策問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爲盛今特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旨擢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得伯宗　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日曆胡惟庸

進東宮誠意正心之說

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每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將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久爲 國大蠹辭甚剴切 上得其奏卽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 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 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爲翰林典籍 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俊潔 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以爲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爲國子司業掌監事又固辭不拜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教

論至淮安　召還以爲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
學士十六年冬弟仲寔爲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伯
宗爲所累復降爲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
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伯宗爲人溫厚詳雅博學能
文然不苟媕阿故屢獲譴所著有南宫集使交集成
均玉堂集

定釋奠儀令頒天下祀孔子

華蓋殿大學士劉公仲質傳

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薦仲質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旨授翰林編修歷官至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祀孔子增修學校

上諭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於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之是年十　月設諸殿閣學士職如宋制遂命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　上親製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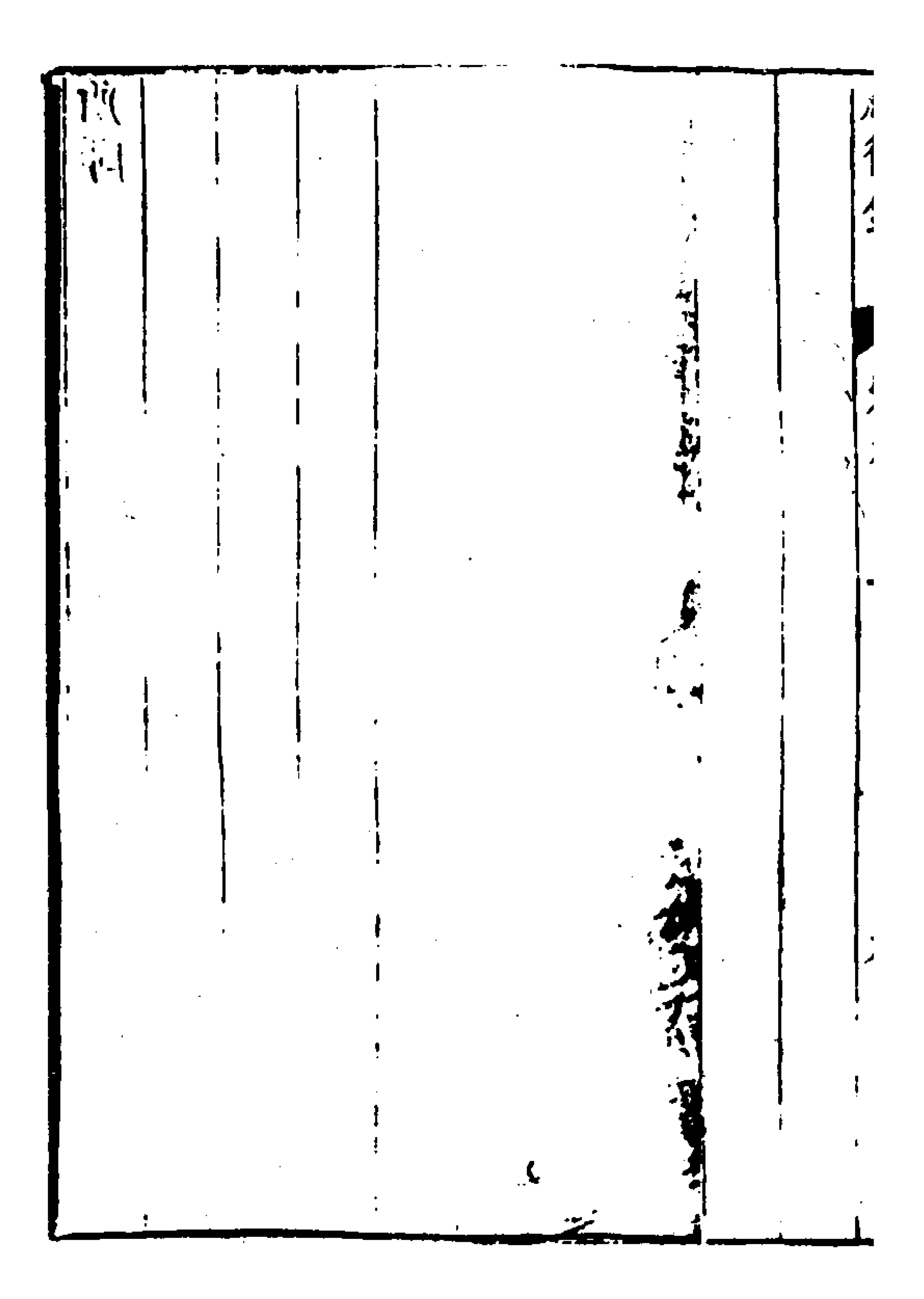
文後紲爲監察御史卒

文華殿大學士兼左春坊左中允上海全公思
誠傳
廖道南

全思誠字希賢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勑致仕其辭日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有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待令卿還鄉以撫子孫享其奉養時又有全詮謝廣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詮等明經通達治體遣使徵

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終日俱命
爲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
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早朝日宴而入不久當
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
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紳後至以爲鄠縣教
諭廖道南曰粤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千載數
人而已全誠賜勅恂詮被寵厖眉皓首安車蒲輪雖
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贊曰采采紫芝之英英
白雲葆光凝和脫垢離氛旣樂且康眉壽黄耇罔之
耆魁號稱大老康侯晝接天子棐之邈矣高風爲世

所師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善　楊廉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曰是孫他日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爲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挾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　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强侯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

成效大府以名聞於　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
師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
對失旨謫教邉東公略無慍色且日賦詩寫懐有邉
海集未至　賜還鄉語予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
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
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
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
闕上訴蒙　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
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

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漢以到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墓志

學士解公縉傳

解學士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四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年雖少巍然有碩大之望每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上幸大庖西　諭公曰爾試思爲朕直舉施政所宜公即上封事萬言皆切政教大體因言老佛諸經不宜觀說苑多戰國縱橫之術韻府猥瑣無可采願命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勒成一書備覽觀删禮經作樂書以惠萬世又獻太平十策　上覽之喜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公年少得　上意乞改

公御史使遠　上李善長死公上疏極言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而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故敢昧死以聞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爲詹徽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公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公曰而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　上崩奔喪有劾其非　詔旨謫河州衛吏建

文初召入爲翰林待詔靖難後　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　詔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公始時儲位未定　召公密議公言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共事遂定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拜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之國得其地不足郡縣又謂不宜過寵漢府致有異志　上怒出公廣西參議李至剛奏公怨望改交趾八年　上北征公入奏事未得見　上見　東

官而歸漢王秉隙譖之遂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年
四十七公爲相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
時蹇夏黃陳之用公密贊居多同官有失在 御前
率引爲己過 文皇嘗與公論羣臣御書蹇義而下
十人 命各疏於下公以實對後驗之十不失一焉
仁宗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
也官其子禎期中書舍人
畱德錄云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
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簡黃公淮墓誌銘　　　　陳敬宗

公諱淮字宗豫別號介庵溫之永嘉人父性字思恭妣王氏元季方國珍據溫思恭懼玷僞官遁跡不出退號靜菴公自幼卽有經世之志年十四克邑弟子員有司命賦詩語皆出奇驚人於凡經史性理之學儕輩罕及中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卽命入翰林凡侍朝特命解公縉與公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　上慮

召公語至夜分

定儲

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
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同列不得與聞已而
命居內閣專掌制勑又選胡公廣楊公士奇楊公榮
金公幼孜胡公儼與之同事是年秋陞公編修繼陞
侍讀永樂改元之明年甲申會試天下士 上命解
公與公為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 上以得
才之多為色喜 上欲立東宮密問公公曰立嫡以
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決三月冊立 皇太子命公
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能眷日隆丁亥陞
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復勑

兼輔導　皇太孫戊子　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事蹇義金忠諭德楊士奇留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儲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己丑春車駕啓行明年上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勦捕而漢王設疑沮之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公言公以疾在告　皇太子命內臣問安復遣院判蔣用文診視賜以手書是年秋　駕還京

皇太子遣公迎至滁州謁見　上喜與語良久王

辰誥封公父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母妻皆封宜
人癸巳　駕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奪嫡
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閒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
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
躬而已名曰省愆集又卽人情變態寓之於言名曰
自省錄甲辰　仁宗皇帝嗣位遷公通政使兼武英
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
不許特命□傳奔喪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階榮祿大夫復辭不允命三俸兼支
力辭尚書俸許之賜勑褒嘉　上手㩀誥文二語曰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蓋切於求助也曾祖祖贈皆如其官妣贈皆夫人父封如其官母封太夫人妻夫人是夏　上不豫時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宴駕羣情洶洶公及少傅二楊公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血及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留佐鄭襄二王監國公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命太醫院使徐叔拱療之病少瘥即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楮鏹萬貫陛辭加賜萬貫於時公父壽

八十有九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彌謹弗懈父沒遺疏
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旣襄事公拜恩闕下
上寵齎累月賜遊西苑命公偕伯師傅尚書學士十
一人陪焉仍召公之子釆從行公乘肩輿登萬歲山
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於
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
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覲
　上寵眷宴賜之禮有加於初九月辭還又明年
上崩今　太上皇嗣位公入朝進香寵賚優厚踰月
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

逆者公曰洪武末年巳有勑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
大獄遂息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
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勑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
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勑旨相背　上即罷之虜酋阿
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眞土番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
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膚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
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愈難
爲矣豈可墮其奸謀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
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大寶
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璞示公公曰朝

廷賜諸番制勑所用不過勑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甚嘉之至於命讞疑獄無寃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識見尤爲人所不及嘗讀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直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目公爲太認眞者亦不少變也及歸田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夫
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廣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没所以寵眷之卒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

文臣得諡之始

賜子翰林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　上
數命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　上
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
禮部尚書諡文穆　國朝文臣有諡自太子少師姚
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送其喪命有司治祠
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
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穜爲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
諭祭且厚賜其家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必

據理對而以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於奏　旨制勅
親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譔進文
字　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裁幾務退
未嘗出口雖於親厚亦然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
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
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
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不聽時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郡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
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為民厲遂
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為

呂封禪頌

儲君所厚而沈静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鑒別公明奉勑修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扶植名教奬掖善類於利不苟取與於匪人不苟比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毁之頼　上深知之不聽遠黜毁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潜閒逸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埘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庵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

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執恭讓既冠薄遊闕中闕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而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諸為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雲行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接踵戶外雖無厭倦然非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

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
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
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娶夏初
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郎穜次穟次穗
女四長嫁陳年次嫁解禎亮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
所著文章有見菴集退從集若干卷銘曰經國所資
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大宗統御九有
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禩秉恭執勤
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　帝將懌公

所蓄志克惠被下沕穆滉焉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　二聖惟明獨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具瞻公祇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寵章駢蕃賁終衛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塋璧有光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最行琢辭來者是儀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榮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　勑歸展先墓既畢事啓行病作衆曰曷俟少間公曰　君命不敢稽也扶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遂不起是年七月二日也守臣治棺殮既馳奏　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遣中官使護喪還葬其鄉公初名子榮鄉試第一會試第三

廷對第二甲進士出身入翰林爲編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御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復業盡　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許子謨齎勑撫諭子謨行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勑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多事七人者日

科事如觀火難如

託今子酉頤天覽月中更有一事旹宋載

夕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
之事　上時步至閣中視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
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
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
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
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奉
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祭祀守備還奏稱　旨
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

奏歸守制時巳下詔巡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及公金公奉命扈從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部落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　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八年春奏車駕北征本雅失理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公先齎勅還報　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　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修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爲總裁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

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陜西遂　勅彬率師勦
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天
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煩王師遂勅彬旋
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
從征兀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命胡金及公三人
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理義開其聰明尚寶司官闕
命公兼之既還　勅翰林修性理五經四書大全公
三人皆爲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
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　高廟
實錄賜宴賚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

廷臣仰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遁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疏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槊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人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貢直者皆激　上怒

公悉委曲爲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驆
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
土干來歸命公往議受降歸奏稱 旨二十二年復
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計其
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
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
勑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出不
得巳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勑使撫諭之不足
煩兵 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 上從容坐帳
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以天

下事吾惟優游莫年二公對曰　皇太子孝友仁厚
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恍師父榆木川
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殮一切之禮悉
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
喪禮並即位禮　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
嘉議大夫仍兼學士兩職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
大夫兼　謹身殿太學士山陵事殷太監孟繼極言
公盡心喪事　上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
職賜勑褒諭三俸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無幾　上
命範白金爲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

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修　文皇
帝實錄公預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
京遺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
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修　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
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四人勸　上親征公
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騈蕃之賜馬騏激
變交阯黎利聚衆抗王師總帥孱弱不支輒與利和
且爲利奏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
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有
力焉是年八月　車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

道既師難並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
公從既還陞少傅進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
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 兩朝實錄賜宴賚又範白
金爲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以賜公數月 上念先
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 勅褒諭命輟
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焉賜玉帶並御製詩畫
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勅有忠言讜論裨益爲
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扈從
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 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
陵地 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效裨

益賜賚待厚修　宣廟實錄皆爲總裁書成進公光
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旣還
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　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
鄉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九爲人簡疏果毅遇事當爲
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
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息於四裔及
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
豫中內篤孝友睦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
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燕文際雖貴盛無崖岸貴

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歿也咸有嗟咨悼惜之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

太宗嘗問榮兵與食何由以足榮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食足而兵精矣傳

其文施於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 顧問與計算皆能適事宜嘉謀忠畫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

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傳

楊文貞公傳

王直

太宗皇帝卽位擢楊公士奇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疑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

儆足矣　上曰誘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道府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　詔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尙書觀之兵部尙書劉儁私語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旣稱善不必易公奏曰　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公能服善益屬意於公明年　駕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准與公輔導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宫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

言其實對曰凡有事 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
將時亭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
左右請遣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
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
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 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
日中昃始食 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
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或有
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將來必不負 陛下
付託 上悅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
京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

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令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樂安州即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 駕北征尋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

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　駕城中空虛浮議籍籍慮趙府兵為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令暫假之歸即進納　上即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與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徧請羣臣明旦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

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
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遂即吉乎
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
日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日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
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
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例京師兵部尚書
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
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

當[illegible]臣下如此非聖帝不能

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
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
賢殘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
復肯仕　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
之　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
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
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
令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
便　命公據此草勑止之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
不孤矣　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

李慶葦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諭當以　璽書開諭可也　上遂命公書勑

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毋以謙爲戒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　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执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决又語蹇義

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草勅詰趙
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
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
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汝
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
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
不納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告之　上不懌而止
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
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
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賢者諭之幸甚遂遣廣平
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　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
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
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諭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
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爲表
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
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

論保舉

於天下 上召公與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
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
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
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
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
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
談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厭此事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
為風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幷

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
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
請令部院同考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
然出衆及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
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
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
者並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
郎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
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兹以後多得其人間有
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
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
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為政皆因時損益　宣宗
皇帝臨御之時體　祖宗之心行仁民之政者尚多
保官特其一事當時不聞異言多以得人為喜唐太
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
致天下斗米三錢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諭保官
則恩出於下竊謂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
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
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勑旨而行
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
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　四朝大恩慚無寸補
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
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言公論事必當大
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羅誹毀者必盡誠爲
之伸解有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朝史

事皆公總裁是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皆能正已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毀不恤也

東里先生小傳

陳實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偽仲世西昌東里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母奪母志遂從適羅公子理公時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

先祠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
泣語之故因慟甚日益感發七歲私作神主於別室
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既
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公且伺先生入謁與母宜
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
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日造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
義之美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陝西母
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餌粥或不克并
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暮入治
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兒嬉押

海衆陳先生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及是
見先生能嗣父志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攜以行時不
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
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爲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
而念其貧數遺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
人歎曰貧者士之常豈可使兒役志於是以辱祖父
哉十二三習舉子業寖有聞十五鄉人請爲子弟師
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婣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
往告先生者先生覩其儀壯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
即輟從游之半畀教之使納其束修母宜人聞之喜

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爲貪吏矣閒人精一書明一義亟訪請益弱冠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邂逅售得之不能識眞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眞僞而視其裝亦有眞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爲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即欲寘人重法乎吾郡嘗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

輕也邵竟焚其僞鈔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
先生共事浸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
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
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夏最久搢紳先生皆禮重之
而漢陽府學江夏縣皆徵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
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旣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
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
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爲精博未
幾有古諸編纂悉送吏部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
紞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

之工也以爲第一泰授親王府審理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修數月陞侍講永樂二年選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 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爲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昔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也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已之樂有憂如已之憂居官好奬掖士類有片善必

延興之未嘗揚已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寠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務義鄉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謂決旬日爲灑掃戶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

其家無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舍他館不從陳
籍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瘉不去與人
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
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也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為言
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閒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
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
先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先生
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
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後當
貴請以贈也先生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

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况又舉以畀人哉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潘楊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覩先妣爲内衆賞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賞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無日不往見先生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爲多先生於賞歔惓惓也嘗指子稷語賞曰古之人易子而教之其意以稷屬賞也賞應口諾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

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爲小傳授稷如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既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孫云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聡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蕈諸物或得其餽
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
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
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遽命
燬其目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淛中邂逅一張叅政
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
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
則相與聯牀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

烈來新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彈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于覩文貞爲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見胡子公衡廬稿

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閑亢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 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 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烈吾一係國事如此見灼艾集

李文達賢入仕初公以不識爲歉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傳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江西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簡求文學之臣改翰林院檢討又簡直內閣治密務數月陞侍講　仁宗皇帝在東宮數以春秋進講令旨稱善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　太宗皇帝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及五經性理大全書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鈔幣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扈

春秋要旨

從北征道中兵疲　上以問羣臣皆莫敢對幼孜獨
請還師雖忤旨不悔　仁宗皇帝嗣位進戸部尚書
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
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
文曰繩愆糾繆諭以政務或有闕失密疏以聞用此
識之幼孜與焉是年冬命持節冊封梁王及趙王妃
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俱支是時以法司論
死罪多寃抑命與大學士三人同審錄幼孜其一也
上即位之初以內艱去及修　兩朝實錄起復爲
總裁己酉命持節往寧夏冊封安化慶寧二王妃所

還詢兵民休戚還奏　上嘉納之實錄成賜金織衣
文綺白金鞍馬宣德六年十二月得疾　上遣太醫
院判日往視療竟不起　上聞嗟悼甚至遣禮部尚
書胡濙賜祭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
舟歸其喪具治葬事幼孜為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
論事必正泛愛無所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寛厚類
其為人不伐善不鶩名其在朝廷論思獻納須有裨
益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燕休之室曰退菴臨
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此君子所恥言訖終
清明一語不亂耳年六十有四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大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蹋野狐嶺　上

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

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

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

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

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凌霄峯　上召幼孜等

至帳前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翠圖指示塞北山川謂

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

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大小甘泉曰女直有

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麋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
也至長清塞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闊濼海
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上
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逾川甸又逾揹海邊石山曰
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
二十二年扈從北征至開平　上召至帷中諭曰朕
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即命草詔回鑾以上扈北征錄

直內閣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公儼傳

黃佐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郎汝器自求賢士相師友熊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儼亟稱其有所養以古文法授之旣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洪武丁卯舉於鄉第二人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縣學教諭時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父老皆稱重之俄以內艱去丙子

改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為令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巳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為政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其政行往往卓異不羣識者知其必將大用壬午軍旅方殷廣求材以集事御

史府左副都御史練安薦於 朝稱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必拔而用之乃知臣言不妄於是 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 文皇帝已渡江矣翰林闕人吏部以儼名上 上曰儼既曉天文宜令欽天監驗之且送翰林供事已而欽天監言儼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侍讀解縉復薦之遂授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與縉及胡廣楊士奇金幼孜黃淮楊榮共事儼在七人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故侍 仁廟於東宮在講筵凡古今

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
情道過南京入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
其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以身率諸生恪守學規以圖
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同朝公卿大夫咸推敬之
文皇帝每加禮重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
戍邊儼為言其情有可矜者得免　上幸太學御彝
倫堂賜坐講經從容敷暢　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
雖掌國學然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　高皇帝實錄
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為總裁本官去館閣
儼既善書所進歌頌詩文詞翰並美　上益簡注庚

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復直
內閣輔導　皇太孫監國績密謹勑上下無間言洪
熙恭以疾乞致仕　賜璽書褒美加授太子賓客致
仕復其子孫　賜賓指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
還閒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藩禮
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與之言未嘗及私自處
甚濟濟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葺丹廟請春秋致
祭修白鹿書院且達於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
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羣倫中有
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既歸田里雖

舒聞不至於　朝廷而在朝論舊德耆俊者必歸焉
館閣舊遊歲時存問不絕輒相與倡和達官顯人與
東南好文之士微言者足相躡於門正統癸亥八月
己酉卒年八十三訃聞　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其爲文以理
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顧菴文集行於世

獄中讀書

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学士贈

太師謚文定偈公溥傳　　彭　韶

公諱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第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漢庭一時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爲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絶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

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
仁宗登極釋公擢翰林學士陞太常寺卿兼學士
入內閣典機務洪熙改元　上於思善門開弘文閣
選儒臣居之以備顧問俾公掌閣事　宣宗嗣位還
公內閣宣德四年毋喪去位復起不與機務九年秩
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廟立又命入內閣與
士奇榮號三楊倚任尤重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
成進少保以年及累乞致仕不允十一年卒年七十
五謚文定公為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
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

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箕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讓人兩高之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苛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

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過程襄毅信公一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因遂到器也薦爲吏科給事中卒爲名臣 邢鳳編

文華殿大學士河間權公謹傳　王梴

權謹字仲常其先河間人父執中徙家彭城謹始為州人天性孝友十歲遭父喪卽哀毁盡禮不啻如成人母李氏訓之問學謹刻厲成母志兄度初舉賢良授山西壽陽丞坐事謫戍謹罄資給其行妹早寡謹撫其遺孤俾成立永樂丙戌以沛人主事呂需薦為樂安令廉明仁恕為山東諸郡邑最秩滿轉光祿署丞母病粥湯藥弗効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兎馴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

以其事狀聞詔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諡靖
形柟　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為人子
者他非卿責也時恭祀文皇諱獨哭之哀　上嘉賜
牛羊膳醞果餌隨侍　皇太子監國留京得輔導體
宣德元年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右參議賜白金文
綺聽致仕仍勑禮官旌其門諡恪歸崇道教德終始
不渝正統中卒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
修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
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
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

以闢旌表其門權氏世德抑何其繩繩濟美也謹以
孝表儀刑著倫守藉其禮教舉之間闡其播微烈而
揚休聲一也彼德色詐語忍心背本者視此獨無赧
赧哉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邢臺張公瑛墓碑

楊溥

正統元年秋九月戊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張公以疾卒於位享年六十有二計聞朝廷遣官諭祭詔有司營葬如制公諱瑛字子玉世居順德之邢臺祖和興父敬德祖妣王氏妣馮氏俱以公貴封贈如秩公自幼及長豐偉凝峻初補弟子員於鄉校克勤問學同輩咸推讓之甫弱冠即以明經領丙子鄉薦授陝西寧州學訓導調德武衛學訓武臣子弟再調淮安之宿遷縣學所至嚴敎條責實效生

從多成材者秩滿擢吏科給事中稽考銓選封駁章
奏克舉其職　宣宗皇帝爲皇太孫時　太宗皇帝
選文儒侍從講學公實與焉　仁宗皇帝登大寶
宣宗正位東宮詔陞左春坊左中允又陞左諭德改
洗馬　宣宗即位首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
德改元之二月陞本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
內閣典制誥明年陞尚書兼職如故修　太宗　仁
宗兩朝實錄爲總裁官既而命蒞南京禮部蓋以根
本之地非重臣不可也凡再奏請當赴京　上皆賜
璽書以止其行其見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於家

宣宗旣遣官治葬祭乃起復公視事而公不起矣惜哉公於經史善講解其侍　宣宗每於帝王傳授心法與夫修齊治平切要之言漢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為勸懲者必反覆敷陳之以是日見親厚先後賜賚攸多當起復入見時　宣宗特出御製詩詞并鏹錢二千錠賜之公退而語人曰古人云稽古之力予亦云然公性寛厚喜愠不見待人接物一以眞率為本推讓賢能僚寀協和平居嬉嬉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道之而亦嘉其遭際之盛云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半溪陳

公山傳　　雷禮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初年授本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八年丁憂十年起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特留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講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陞行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詔領大學士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　上親調藥酒賜之時高煦反形已

其　上親征命山留守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
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墻慮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
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
擒也楊士奇楊溥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
任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遥見山趨朝問楊士
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
術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內閣
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遂命改山輟機務專授
內豎書九年疏陳致仕卒於途年七十有詩稿奏議

藏於家山於諸司多所干謁爲人得數十金輒晨叩
私第匃且拜然易之亡盡譽者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二 終